

狼女

傑克·威廉遜著

李莫邪 譯

行印部版出 報生新海台

傑克・威廉遜著
李莫邪譯

狼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女

台灣
出版部
新生報
印行

狼 女

原著者：傑克・威廉遜

翻譯者：李莫邪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

訂 價

元〇四一	幣台新
元二十二	幣港
角七元三	美金

「狼女」的人性歸向

楊震夷

在人羣社會中，彼此相處，自然地產生了各自的意念和作為，雖然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因民族性而不同，但人類的根本心性則一。

孟子認為性善，荀子認為性惡，告子認為無善無惡，揚子認為可善可惡。他們各言之成理，各執己見，在我國思想史上爭辯甚久，且莫衷一是。以現代的眼光看來，人性乃包含了善與惡兩種秉賦：一種是孟子所說的「仁、義、禮、智」四大善德；一種是先總統蔣公所指出的四大惡德「私、偏、欺、疑」。善德是人類對道德尊重的特性，我們稱之為人性，惡德是動物原始本能的共性，我們稱之為獸性。客觀的說，人的心性，是善惡並存、人獸兼具的，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人之為善為惡，用二分法來區分是很難的，因此，東方和西方、古代和現代，不少思想家、文學家討論過這個問題，「狼女」這篇小說，便是以現代社會為背景，透過幻想來剖析人性的矛盾與衝突。在情節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所舉的「勇敢、果斷、恒心」等善

性的一面，也看到荀子所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一面。作者更運用其犀利的筆，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人類心性的發展去向是甚麼？」

「狼女」這個故事中，最後安排了巴威爾其人，當他的精神幻化為翼龍以後，看到自己的屍體而不能自己時，另一個聲音告訴他：「你不再需要這具臭皮囊了！」本來，按照老子的說法：「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及我無身，復有何患？」一切人生問題，皆由於有身體之各種需要而來，一旦這個身體沒有了，自然一切問題便不存在了，那裏還會有憂患呢？可是，精神脫離了軀壳，只是解決了軀壳的問題，並沒有解決精神的問題，那麼，這個精神的去向是甚麼呢？

——作者安排他的精神隨雌狼而去，跟着她馳向林中的黑暗深處。因為他是人、也是獸，最後仍是獸性強於人性的？

——還有別的去向嗎？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熟慮的問題。

在尋求把精神安置在適當的處所之方法中，禪的弟子們，在不肯作傳播的悟境經驗裏，有一段這樣的述說：

「啊！我遺失了肉身的境界，我當然還留着一張皮囊，可是我感覺我是站在宇宙中心：我看見許多人朝我而來，原來全是一個人的化身，全是我自己。我以前從未認識這個世界。我以前一直相信我是被創造出來的，現在我必須改變我的意見，我根本不是創造出來的，我在那一刻就是全宇宙，沒有個人的存在。」（註）

從上面的描述，我們可以想像那「見性」的神秘經驗，是一種喜悅的感覺，那種認識，當非日用語言所能詮釋和表達的。

如此一個精神去處，是不是個好處所，如何在小說中表達？也是值得研究和討論的。

「狼女」之能引發人們一些聯想和探討的興趣，除了原作之立意深刻外，譯者李莫邪先生因幼讀教會學校，英文造詣極深，且國學修養亦厚，故譯筆流暢，而且完全中國化，是為傳神的重要因素。

也許有人會說這篇現代神怪加科技的小說「荒誕」了些，「子不語怪離亂神」呀！但站在另一個立場，人文主義發展至今雖使人覺得滿足，但並無法令人感到完全滿足，要不然，作者便不能無拘無束地任創作思想奔騰於自由的曠野，而且發人深省！

狼 女

四

註：赫士唐史密斯 (Huston Smith) 著「人類的宗教」一書中，引述「禪學筆記」 (Zen Notes) 第一章。

狼 女 目 錄

封面設計
楊震夷

「狼女」的人性歸向.....	楊震夷.....	一
第一章 穿白色皮大衣的女孩.....		三
第二章 會殺人的貓.....		三四
第三章 狼形白玉簪.....		五七
第四章 巫女.....		七七
第五章 事實真相.....		九八
第六章 變化成狼.....		一二四
第七章 書房中的陷阱.....		一四七
第八章 黑暗中的獵狼人.....		一六七
第九章 噩夢以後.....		一八七
第十章 一個貝茜玲的朋友.....		二〇四

狼 女

二

第十一章	變化成虎	二二三
第十二章	虎毛	二三八
第十三章	秘密地獄	二五九
第十四章	變化成蛇	二七九
第十五章	人性的一面	三〇四
第十六章	最恐怖的方式	三二四
第十七章	並不都是人類	三四九
第十八章	巫族的再生	三六五
第十九章	沙底山上	三八五
第二十章	「夜暗之子」	三九八
第二十一章		四一六
「狼女」譯後	李莫邪	四三三

第一章 穿白色皮大衣的女孩

巴威爾站在待洛堅新建機場航運大廈的外面，滿懷希望的守視著烏雲密佈的天空，等待那裏的機影出現，這時候有一個女郎走近他身邊。他突然感到一陣寒意，上下牙齒竟打起戰來。這是沒有道理的——除了剛才刮了一絲潮氣甚重的東風。她看起來又冷又艷，使人有種像流線型電冰箱的感覺。

她有一頭價值連城的似火紅髮，她的皮膚白皙柔嫩，臉長得很甜却表情嚴肅，這更證實了他剛才的第一印象——這是個難得一見的大美人。她的目光和他相遇，她那略嫌大了點的嘴巴微微的笑了笑。

巴威爾轉臉向着她，有點緊張。他再打量了一下她帶着笑意却表情嚴肅的目光，她的眼珠是碧綠色的。他全身上下的打量着她，想找出她使他感到寒意的原因，但發覺到她也是同樣程度的迷人。他過去的經歷使得他對女人有點厭惡，他一直認為任何女人都是打動不了他的心的。

她身上的軋別丁套裝剪裁合身，一眼就看得出價值昂貴，而且是很技巧的強調出她眼睛的顏色。爲了防寒，她外面套着件白色的厚毛短大衣，他判斷那是北極狼皮的，也許是經過了漂白的。

但這隻小貓可不尋常。

她帶着一隻蛇皮手提袋，兩隻提把套在手臂上，就像隻蹣跚伏的大海龜。手提袋是打開的，而小貓很舒適的把頭伸了出來。這是一隻很可愛的小黑貓，頸上還有一個紅色綢帶打的蝴蝶結。

這構成了一付動人的圖案，但這隻對着天空安詳眨着眼睛的小貓，和目前的情況並不適合。這位女郎看上去，也不是那種喜愛養寵物的典型。

他盡力想忘掉一和她照面時所有的那股寒意，而在想她怎麼會認識他的。克拉頓地方不大，記者們都有來往，而一頭紅髮更是你不容易忘掉的特徵。他又看了看她是否真的在注視着他，的確真的是。

「是巴威爾吧？」

她的聲音簡潔有力，這種發自喉頭的渾圓柔柔的聲音，和她的頭髮和眼睛同樣的逗人。

「我是巴威爾，」他承認着說：「克拉頓明星報的跑腿。」

他帶着以往所沒有的興奮，還多添了這麼一句。也許他是希望找出他爲什麼會打戰的原因，他不想讓她就此離去。

「我的編輯要我今晚一石二鳥，」他告訴她說：「首先要訪問的是華上校，他穿了廿年軍衣，還喜歡聽別人喊他的頭銜，這次他是辭職回來競選參議員的。但他在未見到陶普瑞以前，他是不會對報紙發表多少談話的。」

這位女郎仍然靜靜聽着，那隻小黑貓眼對着外面的閃光打呵欠。一小羣接機的朋友和家屬，圍集在機場的鐵柵外邊，鐵柵那面一些穿白色制服的工作人員正忙着準備飛機降落事宜。但這位女郎的碧綠眼睛一直還盯着他的臉，她輕柔的吐出滿帶魔力的聲音說：

「另一隻鳥是誰呢？」

「一隻大鳥，」巴威爾說：「人類研究基金會的孟德博士。他預定在今晚到，和他那個小遠征團，乘包機從西海岸飛到這裏。他們剛從大戈壁沙漠回來——不過，也許妳知道他們的事？」

「不知道，」她的聲音使他嚇了一跳：「他們是在幹什麼的呢？」

「人類學家，」他說：「戰前他們曾在蒙古挖掘過古蹟，等到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投降以後，他們又打破一切外交上的困難又回到那裏。寇山是孟德博士的得力助手，曾在派駐中國的戰時代表團服務過，所以他懂得那裏的規矩。我不完全知道他們到那裏去找什麼，但那一定是非常特殊的東西。」

她似乎對他的話很感興趣，於是他又繼續說下去：

「他們都是本地人，冒了這多年蒙古沙漠中的風霜危險，總算在今晚要到家了。人們判斷他們會帶着某樣會震驚世界人類學界的東西回來。」

「那會是什麼呢？」

「我今暗的任務就是要找出那是什麼？」巴威爾仍然驚奇的打量着她。那隻小黑貓愉快的在對他眨着眼睛。他怕她會離開，吞吞吐吐的費了好大的勁才問出一句：

「我們以前見過嗎？」

「我是你的對手，」她的神色突然變得不再那麼冷漠，她的聲音也變得友善起來。「我是貝茜玲，克拉頓『呼聲』報的。」她將左手上的一本小黑色記事本顯示給他看。「我會受到警告要防衛着你，巴威爾。」

「啊，」他笑了笑，一面向航運大廈玻璃門內的一小羣旅客點點頭說：「我只怕妳也是在回好來塢或者是百老匯的旅途中，在這裏作短暫停留的。妳真是在『呼聲』報的嗎？」

他注視她那頭似火的紅髮，傾慕的搖了搖頭。

「我沒有見過妳。」

「我是新人，」她承認：「事實上我是在今年夏天才得到我的新聞學位。星期一我才到『呼聲』報，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出任務。」她說話的語氣，很像孩子在說知心話：「我怕在克拉頓沒有多少人認識我，不過……我確是在這裏出生的，而從小就舉家搬到加利福尼亞去了。」

「我是個新人，」她輕柔的說：「而想在呼聲報能幹好，所以這次對孟德的探險，我得寫一份好的報導。這聽起來也許古怪嚇人，但的確在大學裏我沒學到多少理論。假若我要問一些愚蠢問題，你不會介意吧？」

巴威爾注意到她的牙齒：那又白又硬，是那種牙醫廣告上畫的一個啃着骨頭的牙齒典型。他忽然閃過一副畫面：她咬着一根紅色的骨頭，那一定非常動人。

「你真的不會介意嗎？」

巴威爾驀地從思潮中驚醒過來，他微笑着看她，現在算是會過意來。她是個新手，對報紙這個行業所說的把戲還很陌生，可是她却精明得像個吸血鬼。加上她帶着的那隻小貓，更增加了她孤獨無依女性的形像，只要看到她那帶着祈求的眼神和那頭令人愛憐的頭髮，任何男性也無法抗拒。

「小姐，我們是對頭，」他盡可能嚴厲的提醒她，她帶着哀怨的眼色看他，但他仍然保持那種決斷的口氣：「同時妳的名字也不可能是貝茜玲。」

「我叫貝蘇珊，我只是認為茜玲這個名字寫起來好看點。」她碧綠的眼睛變得黯淡起來，眼神中充滿了祈求：「拜託，談談這個探險隊的事情，假若各家報紙都想訪問孟德，他的探險一定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他的故事很精彩，」巴威爾同意的說：「他整個的探險隊只有四個人，我敢肯定他們經歷了不少危險，就是像這樣往返去那個地方好幾次，這都是很冒險的事，不過寇山有些中國朋友，他們一定會有所幫助。」

她用一支小巧的自來水筆，在那本黑色的小記事簿上畫着符號。她雪白的雙手優美流利的滑動，使他想起某種活潑而易受驚的野生動物，這真是件怪事！

「中國朋友，」她一面寫一面喃喃着說，接着她又仰起臉懇切的問：「是真的，他們帶回來的是什麼東西，你是否有一點概念？」

「一點都沒有，」他告訴她說：「今天下午，基金會的某個人打電話給『明星報』，說是他們有一項熱門新聞——某件科學的重要聲明。他要求派攝影記者和科學撰稿者來，但『明星報』對太深的科學沒有興趣，於是就派我來同時採訪華上校和探險隊這兩項新聞。」

接着他在腦子裏却在思索某個神話中女人的名字。那個女人和貝茜玲一樣動人，可是根據傳說中，她會把她迷信的人變成醜陋的野獸。她的名字好像是……茜爾斯！

巴威爾明明知道自己沒有把這個名字說出聲來，可是這個女孩的臉上却露出一股詭秘嘲弄意味的微笑，眼神中也帶着點惡作劇的味道，這使他閃起一個想法——也許就是這些使他想起那個傳說中的女巫。

他感到一陣不舒服，極力想擺脫這種聯想。他曾經讀過一點佛洛伊德的作品，也略讀過佛瑞塞爾的「金絞首架」。他明白這類傳說是象徵着先民的希望和恐懼，以及表現某些違背他自己良心的怪念頭。但這到底是什麼，他却並不知道。

於是他突然笑着說：「我會盡力告訴你一切，那怕我的老闆在『呼聲』報上也看到我同

樣的報導，會扭斷我的頸子。或者是我來幫妳寫出來好不好？」

「謝謝，我的速記很好。」

「好吧，孟德博士在十年前，是克蘭頓大學的名人類學家，後來解職創立了他自己的這個基金會。他不是你們所謂的專家，他也從不爲自己吹噓。但他任何同事都會告訴你，他差不多是目前世界上最偉大的人類學學者。他是生物學家、心理學家、考古學家，也是社會學家和人種學家——他似乎懂得他最偏愛的研究目標：也就是人類的任何事情。他在基金會裏也是主要負責人，籌募和花費經費都是由他一手負責，但很少公開他實際上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戰前他去了三次戈壁沙漠，戰爭爆發後中斷，等戰事一停他又急着趕了回去，他在戈壁沙漠的西南部挖掘古跡。他可說是全部時間都打發在這最乾燥最險惡和最炎熱的沙漠上。」

「說下去，」這位女郎急迫的催促着，鋼筆放在她那本小記事簿上：「對他們在找什麼東西，你是否有點概念呢？」

「俗話說，我們同時開始，但最強的人獲勝！」巴威爾笑着說：「不管怎樣，孟德博士在這上面花了廿年的時間，他所以組成這個基金會，就是爲了要找到這樣東西，這是他引以爲終身的工作，這樣的人要是引以爲終身的工作，這件事一定是非常重要的。」